

湖北历史文化论集 三

主编 李锦章
副主编 曾成贵 夏日新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湖北历史文化论集

(二)

主 编 李锦章

副主编 曾成贵 夏日新

编 委 徐凯希 雷家宏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历史文化论集(二)/李锦章主编.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0.8

ISBN 7-5625-1541-7

I. 湖…

II. 李…

III. 文化研究-地方-湖北-文集

IV. K296.3

湖北历史文化论集(二)

李锦章 主编

责任编辑:陈业新

责任校对:张丽

出版发行: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31号)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482760 传真:87481537 E-mail: cbo@cug.edu.cn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320千字 印张:12.5

版次:2000年8月第1版

印次: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刷:湖北地矿印业有限公司

印数:1—500册

ISBN 7-5625-1541-7/K·59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关于曾国问题的一点看法	徐扬杰 (1)
六朝时期湖北地区商业略论	陈绍辉 (11)
刘宋大明年间的襄阳土断	(日)安田二郎 夏日新译 (24)
《荆楚岁时记》中的节日(一)	夏日新 (50)
唐代湖北地方与中央关系述论——以地方长官的选任为例	李文澜 (75)
唐武昌军节度使设置演变及其原因分析	田 雁 (91)
若论古史开新貌 未必南荆逊北州——《湖北通史·隋唐五 代卷》撰后的思考	李文澜 (103)
读隋唐史札记	李文澜 (117)
唐宋“赤壁”文化现象及其历史启示	李文澜 雷家宏 (127)
宋诗所见湖北风物略述	雷家宏 (142)
陆游《入蜀记》所见长江沿岸湖北的生态环境	袁北星 (177)
宋代词人杨冠卿及其《客亭类稿》	雷家宏 (183)
古代贯通荆江汉江人工河道的历史考察	简梅青 (199)
晚清川淮争岸探析	徐凯希 (205)
试析近代湖北工业的发展轨迹	徐凯希 (218)
旧中国湖北工业的若干特点	徐凯希 (232)
抗战时期湖北国统区的农业改良与农村经济	徐凯希 (243)
“二战”时在湖北及其邻省创建的三块著名革命根据地的比较	倪忠文 (262)
论武汉保卫战中的中国海军	石方杰 (272)
抗战时期湖北教育述要	石方杰 (285)

抗战时期陈诚主政湖北述评	石方杰 (307)
论1959—1961年中共湖北省委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	曾成贵 (323)
鲍罗廷在中国史事长编	曾成贵 (337)
编后记	(391)

Contents

A View On The Zeng State Issue	Xu Yangjie (1)
A Commentary On The Trade In Hubei Area In The Time Of Six Dynasties (Namely The Wu, The Eastern Jin, The Song, The Qi, The Liang And The Chen Dynasties 222—589)	Chen Shaohui (11)
The Tuduan (A Region For The Residence Of The Immigrants) In Xiangyang During The Daming Years Of The Song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Yasida Qiro, Translated By Xia Rixin (24)
The Festivals In “The Past Months And Seasons In Jingchu Area”... ..	Xia Rixin (50)
A Commentar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 Hubei And Central Authorit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Examples Of Appointment Of The Local Officials	Li Wenlan (75)
An Analysis On The Evolvement And Reasons For The Setup Of The Military Commissioner Of Wuchang Garriso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ian Yan (91)
In Ancient History New Look Seen, The Southern Jing Not Inferior The Northern One: Thinking After compiling “The Volume Of The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In The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Hubei”	Li Wenlan (103)
Notes After Rea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Li Wenlan (117)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The Historic Inspiration Of Chibi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Li Wenlan & Lei Jiahong (127)
On Hubei's Scenery From The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	Lei Jiahong (142)
The Ecologic Environment Of Hubei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Known From "A Journey To Shu" By Lu You	Yuan Beixing (177)
Yang Guanqing, Ci Poet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His "Manuscripts In The Guest House"	Lei Jiahong (183)
A Historic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rtificial River Courses Linking Up Jingjiang And Hanjiang Rivers During The Ancient Times	Jian Meiqing (199)
An Exploration On The Market Scramble Between The Salt Monopoly Of Halite And Sea Salt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Xu Kaixi (205)
An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Industry In Hubei	Xu Kaixi (218)
Features Of Hubei Industry In The Old China	Xu Kaixi (232)
The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The Rural Economy In Kuomintang Dominant Area Of Hubei During The Time Of The War Of Re- sistance Against Japan	Xu kaixi (243)
A Comparison Among The Three Well Known Revolutionary Bases Built In Hubei And Other Neighbor Area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i Zhongwen (262)
On Chinese Navy In The Battle Of Defending Wuhan	
.....	Shi Fangjie (272)
A Summary Of The Education Of Hube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hi Fangjie (285)
Comment On Chen Cheng When He Chaired Hubei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hi Fangjie (307)

On The Adjustment Of The Rural Productive Relations Made By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During The Years Of 1959 —1961	Zeng Chenggui (323)
The Annals Of 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In China	
.....	Zeng Chenggui (337)
Comments After Compilation	(391)

关于曾国问题的一点看法

徐扬杰

1978年五六月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随县县城西北约五里的擂鼓墩,发掘了“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又称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曾国文物,学术界讨论已久的曾国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曾国问题

据有关文献记载,北宋时,在今安陆县一带,就曾出土过“曾侯乙”钟,又称“楚王禽章”钟^①。后来(1933年),在安徽寿县又出土了一件“曾姬无卹”壶^②。此外,还有一些文献著录了少数出土的时代、地点都不甚详确的曾国铜器^③。当时,有些学者据此对曾国问题作过一些考证和推测。

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在随枣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又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国铜器,其中主要的有:随县均川出土的“曾伯文”、“曾中大文蠡(蛭)”铜器群^④,京山县苏家垅出土的“曾侯中子徯父”鼎、“曾中旂父”壶^⑤,枣阳县茶庵出土的“曾子仲海”鼎^⑥,河南新野县小西关出土的“曾子仲海”甗^⑦等。规模最大的要算1978年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曾侯乙”铜器群了^⑧。该墓出土的“曾侯乙”铸钟,竟与有关文献著录的北宋出土的“曾侯乙”钟铭文完全相同,对于讨论曾国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此外,各地文物管理保护单位还收藏了一些出土地点不详的曾器,其中一部分也可以确认是来自湖北的襄阳、孝感等地区^⑨。上述这些铜器的出土,可以确凿无误地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在随枣平

原及其附近,确有一个“曾国”存在,它的活动范围,北起河南南阳,南到湖北京山、安陆一带。

从随县曾侯乙墓的巨大规模和随葬品的极高规格看,曾侯乙的身分应是曾国的国君。按照国君一般都下葬在国都附近的惯例,这个曾国的都城应当就在今随县县城附近。何以在安陆也发现“曾侯乙”钟?我们推想,应是楚惠王制作铸钟多件以奠祭曾侯乙,其一随葬入墓,其余陈设宗庙,以致流散到安陆一带去的。至于安徽寿县出土的“曾姬无卣”壶,也应与这个曾国有关,但其地离随枣平原已数百里,当非曾国范围之内。寿县在春秋时叫州来,属蔡国,又叫下蔡,公元前493年,蔡避楚逼,迁都于此。不久,楚灭蔡,其地属楚。战国末年,楚国也曾迁都此地。“曾姬”壶当是楚王祭祀其祖妣曾姬的礼器,可能是楚灭蔡后,或楚迁都后携带去的。

从曾国铜器的时代,可以判断曾国存在的年限。据专家们分析,曾国铜器最早的当为西周末年的遗物,晚的是战国中叶的东西。传世曾器中,可以根据铭文内容确定年代的,主要有以下几件:

(1) 曾伯雥簠,铭云:“佳(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藜哲圣元武,元武孔业,克狄淮夷,印燮繁阳。”^⑩意思是说,曾伯藜其人很了不起,攻克了淮夷,建立了功勋。据《后汉书·东夷传》引古本《竹书纪年》,征淮夷是周厉王、宣王时的事,那么此器最晚当是西周末年之物。

(2) 随县均川出土的季羸大鼎,铭文说:“黄季作季羸宝鼎,其迈(万)年子孙永宝用享。”^⑪此件亦当是曾器。根据它与“曾中大父螽(蛭)”毁、“曾伯文”毁、“曾伯文”罍同时同地出土来分析,曾、黄当为姻亲之国,季羸系同两国关系都十分密切之人,很可能是黄国国君黄季之夫人娶于曾国者。黄国于公元前648年为楚所灭,则此器当为春秋早期以前的东西。

(3) 北宋出土的曾侯乙钟和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铸钟,铭文完全一样,云:“佳(唯)王五十又六祀(年),这(报)自西阳。楚王禽

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寔(奠)立于西阳,其永時(持)用享。”大意是:五十六年,自西阳来了卜报,楚王阿章作此器到西阳奠祭曾侯乙。根据《史记·楚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楚王名章者为楚惠王熊章,而楚王中在位五十六年以上的又只有楚惠王一人,故知此器的绝对年代不会早于楚惠王 56 年,即公元前 433 年。

(4) 寿县出土的曾姬无卹壶,铭曰:“佳(唯)王廿又六年,圣赧之夫人曾姬无卹,……甬(用)作宗彝尊壶,后嗣甬之,贙(职)才(在)王室。”^⑩据刘节先生考证,古书中圣、声二字通用,赧为桓字之别写,圣赧就是声桓,亦即声王。曾姬无卹乃楚声王之夫人,无卹为曾姬之名^⑪。楚王中自声王以后在位 26 年以上者,有宣王、怀王、顷襄王、考烈王四人,则知此器的年代不会早于宣王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 344 年。据此可以肯定,从西周末年到战国中叶,这个曾国至少存在了几百年之久。

可是,十分奇怪,若干时候以来,历史、考古工作者在古代文献中寻找曾国踪迹的努力,似乎一无所获。《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对于当时随枣平原这一地区的大小国家的活动都有过详细的记述,唯独没有提到这个存在了几百年、活动范围很广大的曾国。考古发掘同文献资料一点儿也对不上号,这就是所谓曾国问题,有的同志叫“曾国之谜”。

随非曾说

为了给曾国问题找到答案,人们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地望上进行考证,使铜器出土地点与文献中的某个国家的活动范围在地理位置上重合起来。具体说,即考证大量出土曾国铜器的随枣平原及其附近,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哪些国家,它们中有无与铜器中曾国的情况相似的,如果有,断定就是曾国。使用这种传统的论证方法,很自然地得出随即曾的结论。

我们知道,西周以来,周王把自己的兄弟姻戚分封到随枣平原,建立了许多小国,史称“汉阳诸姬”^⑭,也有非姬姓的。如今随县附近为随国,随以北有厉国(又称赖,今随县厉山镇),厉以西为麇国(今枣阳县境), 以北为蓼国(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蓼以北为唐国(今唐河县)。平原东南有郢国(今安陆县城),郢国北面为贰国(今应山县境),南面为轸国(今应城县西)。其中除随以外,都是一些巴掌大的小国,它们的势力不可能遍及随枣平原和南阳盆地,更没有资格获得楚惠王馈赠的宗庙重器,何况它们的都城都不在今随县县城附近。所以,它们都要排除在曾国之外。

文献中唯一与曾国情况类似的是随国。随是一个大国,“汉东之国随为大”^⑮。随枣平原基本上是它的地盘,今随县县城一带正是它的国都所在。它又是这一地区仅次于楚国的强国,多次纠集周围的小国与楚国斗争。几百年间,它与楚国时盟时战,关系十分密切。所以许多同志认为,曾国就是随国,一国二名,文献中叫随,铜器里叫曾。不久前发表的《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又一重大收获》^⑯、《曾国之谜》^⑰和《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⑱,都持这种观点。

但是,这种说法有许多无法自圆的地方。首先是国名不符。如果说是一国二名,那么必须解释为什么要用两个国名?为什么两个国名没有同时出现在文献中或铜器里?春秋战国时期,少数国家一国二名的现象是存在的,这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古字通假。如吴国,由于音近假作于,又由于形近变作干。又如江国,由于形音皆近假作邛。随、曾二字在形音义三方面都没有通假的条件。二是中原华夏人对于边远、落后国家,往往不称本名,而给一个轻蔑的称号,如称楚为荆,而楚人从不自称为荆。随为“周之子孙在汉川者”^⑲,代表华夏正统文化,《左传》所载之随,当是本名而非蔑称。曾为铜器制作者自己称呼的,也必是正式国名。三是以国都代国名。如州国都淳于,所以州公又称淳于公;魏国都大梁,所以魏王又称梁王。随、曾应都是国名,我们无法确定其一为国

名，一为都名。

二是族姓不合。随为姬姓，乃“汉阳诸姬”之首，史无异辞。曾姓什么？有的同志根据铜器中有“曾姬”一名，认定曾为姬姓。这是持随即曾说的同志认为最过硬的证据。还有一些同志用《说文系传》中曾引过《左传》杜预的一条注：“郛，姬姓。”断定这个郛即铜器中之曾。他们都是企图从姓氏上为随即曾说找根据。我们认为，“曾姬”一名，恰好是曾非姬姓之证。照春秋时的通例，国君夫人以至大夫夫人的称号，是在国名、国君称号或夫人溢号的后面，缀以本国姓氏。以国君夫人为例，如息侯娶于陈，陈妨姓，称息妨；江公娶楚成王之妹，楚半姓，称江半；郑武公娶于申，申姜姓，称武姜；秦穆公娶晋太子申生之姊，晋姬姓，称秦姬，又称穆姬；晋怀公、文公娶于秦，秦嬴姓，称怀嬴、文嬴。大夫夫人之称号，亦合此通例。如齐大夫棠公娶东郭偃之姊，东郭偃姜姓，称棠姜；卫大夫孔圉娶太子蒯聩之姊，卫姬姓，称孔姬；陈大夫叔御娶郑穆公之女，郑姬姓，称夏姬。这样的例子在《左传》中俯拾即是（其中有一条楚共王娶秦景公妹曰秦嬴，当视为变例）。正象根据秦姬一名不能判定秦为姬姓，息妨一名不能判定息为妨姓一样，曾姬一名也不能判定曾为姬姓。根据以上的通例，曾姬无疑是娶于一姬姓国的曾侯夫人。按照同姓不婚的周礼，曾、姬通婚，曾必非姬姓，与随不同姓。至于《说文系传》所引杜预注，今本已佚，我们不知杜预的根据是什么，也无法确定杜预所指的就一定是铜器中的这个曾国，所以只好存而不论。

三是时代不合。随国灭亡之后，曾国铜器仍在继续制作和流行，这是随即曾说的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随何时灭亡，史无明文。《左传》记述的随国最后一次活动，是公元前494年，随侯与陈侯、许男等追随楚昭王伐蔡，逼着蔡国于第二年迁都州来。此后不久，大概即为楚所灭，随就不见于记载了。到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叶，楚国已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可能还容许一个独立的随国存在于它的腹地。这时随已为楚所并，是可以断言的。因此，

楚惠王那么隆重地去奠祭一个早已被自己灭亡了的随国的国君；还用灭国的名称来制作宗庙彝器(曾姬壶)祭祀自己的祖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随即曾说是不能成立的。

春秋三曾国考

其实，关于曾国，文献中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春秋时中原地区有三个曾国：一在山东南部，一在河南东部，一在河南西南部。这后一个曾国，和铜器中曾国的地望基本相符。因此我们认为，早期曾器之主人，应是这个从西周末到春秋时活动于今河南西南部之曾。这个曾国最迟在春秋后期已被楚灭亡。春秋战国之间，楚灭随后，又在原随地分封了一个新曾国，这就是晚期曾器的主人，曾侯乙应是这个新曾国的。

山东之曾，最早见于《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鄫即曾，又作缙，这三个字古代通用。杜预注：“鄫国，今琅玕鄫县。”即今山东枣庄市峰城镇。这个曾国是夏朝的后裔，与杞为兄弟之国，所谓“杞、缙由太姒”^②，就是说它们都姓姒。一次卫成公叫人去祭祀相(夏启之孙)，宁武子反对说：“杞、鄫何事？”^③意即它们为什么不去祭祀自己的祖先？它于公元前 567 年就已为莒国所灭。以后，鄫只作为地名而保留下来，如前四八八年，鲁、吴会盟于鄫，并不是说这时还有鄫国，这显然不是铜器中的那个曾国。

河南东部之曾，见于《春秋》襄公元年：“仲孙蔑会齐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杜注：“鄫，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即今睢县境。杜说鄫乃郑地，似乎不确，因为《左传》明明说“晋师自郑以鄫之师侵楚焦夷，及陈”，鄫有自己的军队，无疑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而不是郑国的一个地名。不过这个国家到底叫什么，历来成为问题。《公羊传》这一句作“次于合”，今本《谷梁传》虽作裕，但东晋时研究《谷梁传》的著名专家范宁见到的《谷梁传》的另

一个版本也作“合”。《说文解字》卷五：“𡗗，古文会。”即𡗗是古会字的一种写法。所以段玉裁、钟文蒸等清代著名经学家都认为，三传原来应都作“𡗗”，即“会”，后来在传写过程中逐渐发生演变，《左传》、《谷梁传》在传写过程中首先正𡗗为会，然后加邑成郛，最后因形近致讹变为郛，向着𡗗—会—郛—郛的方向讹变，《公羊传》及《谷梁传》的别本在传写过程中去彳为合，向着𡗗——合的方向讹变，所以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如果这种解释不错，那么这个郛国不是曾国，而是郛国，那就不是我们所讨论的对象了。即使是曾国，也不符合铜器中曾国的地望。

河南西南部之曾，历史最为悠久。西周末年，周将大乱，周太史史伯分析当时的形势时说：“申、缙、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并且预言：“缙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②后来历史果然按照史伯的预料发展，周幽王企图废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到母家申国，“申人、缙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③。这个参与灭亡西周的缙国具体在什么地方，文献失载。韦昭说：“缙，申之与国也”，“素与申国婚姻同好”。申为姜姓大国之一，在今河南南阳市，这对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没有疑问的。缙既为申的邻国，也应在今南阳附近。《左传》哀公四年：“致方城之外于缙关。”这是公元前四九一年，即春秋末年的事。杜注：“缙关，楚地。”可能是原来曾国的一部分，这时已为楚所灭，成了楚国的地名。缙关在今河南方城县，为南阳盆地的北端，也可以说是“申之与国”。

近来，有的同志考证，这个和西戎一起灭周的申、曾，不在南阳地区，而在陕西南部。他们把用《国语》中有关材料论证南阳地区申、曾并存的说法，斥为似是而非。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南阳盆地确有一个申国、一个曾国。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不过退一步讲，即使申、曾在陕西之说能够成立，离南阳盆地也不很远，它的势力达到随枣平原也是可能的。

上述三个曾国都是独立存在的,文献中看不出它们之间的继承、迁徙的关系。这后一个曾国,最晚在西周末年已存在于今河南西南部,不可能是从春秋中叶还活动于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东部的那两个曾国迁来的。我们认为,这个河南西南部之曾国,应该就是一部分早期曾国铜器的主人。蒙文通先生说,铜器中之曾侯,“当即居于方城之鄩。”^④这个意见,如果限于早期的曾器,则是完全正确的。鄩与申、戎一起杀幽王、灭西周,立平王,是一个强国,有功于东周,其活动范围及盟战、姻亲关系遍迹于南阳盆地及随枣平原,是很自然的。

战国新曾国的推测

如前所述,随国不是曾国,位于南阳附近的缙国,至迟在春秋末年已为楚国所灭,为什么战国时期还有曾国铜器在制作、流行?为什么原随国国都附近又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曾侯墓?我们推测,这个曾国、曾侯,是楚国在春秋战国之间分封于原随地的楚国大贵族,国名叫曾,国都搬到了随。

春秋时期,齐晋秦楚等大国都兼并了自己周围的许多小国,史称齐桓公“并国三十六”^⑤,楚庄王“并国二十六”^⑥。对于新兼并来的土地,齐晋等国往往在那里设置郡县,而楚国却沿用西周以来的老办法,分封自己的功臣、姻亲去进行统治,而且还因袭被灭国的国名。不过楚国也不能不受到当时中央集权化总趋势的影响,所以那种新的封国的性质已不再是独立的诸侯国,它的地位同郡县已差不多了。所谓“实县申息”^⑦,就是说,新的封国,实同郡县。为了不让新的封国势力膨胀,楚王往往将它们的都城搬到另一个地方去,或者干脆叫新国国君长期居留郢都,以便控制。如申国,是西周末年的大国之一,周平王的母家。春秋初年似乎还很强大,曾与东方大国郑国联姻。大约只过了几十年,就被楚文王灭亡了。后来,楚将大贵族斗氏分封到申。从此申成为楚国捍御秦晋的北

方屏障。申的国君由姜氏变成了斗氏,申由独立的诸侯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封邑,但是申国的国名仍旧保留下来了。又如淮西平原上的一个姬姓小国息国(今河南息县),也有类似的情况。公元前680年,楚灭息,然后把大贵族屈氏分封到息,从此息国成了楚国东方边境上的重镇。因此,曾、随灭亡后,楚将一家大贵族分封到曾,仍称曾侯,但将国都搬到原随地,可能性是很大的。荣膺新曾侯的这家大贵族,与楚王室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曾侯乙死后能得到楚惠王那么隆重的祭奠,某曾侯之妻曾姬还再醮为楚声王之夫人(更嫁后称号不改,楚国历史上有先例,如楚文王用武力将息侯夫人抢去,生了成王,仍称息妫,事见《左传》庄公十四年)。

这种推测的另一个根据,是这个曾国使用楚国的纪年。我们知道古代用什么纪年,是涉及到奉谁的“正朔”,以谁为正统的大问题。曾、随皆为周封的大国,当然用周纪年,或者兼用本国纪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铸钟却用楚纪年。虽说铸钟是楚惠王用来祭祀曾侯乙的,但用楚纪年而不用曾纪年,是对主人的极大不敬。如果说曾是楚国改封的一个封君,用楚纪年就容易说通了。

这种推测的第三个根据,是曾国采用楚国的官制、官名。曾侯乙墓出土的“遣册”说明曾国官吏有令尹、莫敖、连敖、宫厩尹、新造等,这些都是楚国独有的官名。如果这时的曾国,仍是周封的曾国或随国,是不会采用楚国官制的。

因此,我们认为,在随枣平原与南阳盆地出土的曾国铜器,与随国无关,而与两个曾国有关。一为西周至春秋的南阳之曾,它是早期曾器的主人,一为春秋战国之间楚在原随地分封的新曾国,晚期的曾器应是他们的。这是我们的推测。我们把这当成一种尚待探索的假说。我们相信,随着楚国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曾国之谜”的谜底最终要揭开。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注释:

①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书著录。